

上篇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

第一章　苦难少年

“节前上我家去补考的，都给我站起来！”

凶神恶煞（shà）似的瓦西里神甫，脖子上挂着沉甸(diān)甸的十字架，正站在讲台上，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的学生。孩子们惊恐不安地望着他。

胖神甫一阵呵斥后，最后用他那一对闪着凶光的小眼睛，盯住了一个男孩子。这男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，穿着灰衬衣和膝盖打补丁的蓝裤子。他就是保尔·柯(kē)察金。

“你怎么像个木头人,站着不动弹？把你的口袋翻过来！”

黑眼睛的男孩子压抑着心头的仇恨,看着神甫,闷声闷气地回答:“我没有口袋。”他用手摸了摸缝死了的袋口。

“哼,没有口袋!你以为我不知道是谁把发面糟蹋了吗？你以为你还能在学校待下去吗？上回是你妈求情，才让你留下来，这回不行了。你给我滚，滚出去！”神甫使劲揪住男孩子的一只耳朵，把他推出了教室。

教室里鸦雀无声，全班学生都吓得缩着脖子，谁也不明白保尔·柯察金究竟犯了什么错而被开除了，只有他的好朋友谢廖(liào)沙·勃鲁扎克知道为什么。复活节的前一天，六个不及格的学生去神甫家补考，谢廖沙看见保尔将一把烟末撒在了神甫家过节用的发面里。

保尔闷闷不乐地坐在校门口的台

阶上，神情懊丧透了，回家怎么向母亲说呢？母亲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，天天从早上忙到深夜，为他操透了心，现在自己却被开除了，保尔心里很难过。

保尔跟瓦西里神甫早就结下了仇。一次，他跟一个同学打架，神甫罚他不准回家吃饭，又怕他胡闹，就把保尔送到高年级教室，让他坐在后排。

高年级老师正在讲地球和天体的知识，他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。保尔听后，惊讶得差点儿合不上嘴。他想站起来说："《圣经》上可不是这么说的。"

保尔的母亲玛丽亚·雅科夫列夫娜是个虔(qián)诚的基督徒，常给他讲《圣经》里的故事。比如，世界是上帝创造的，而且是不久前创造的，保尔对此深信不疑。

《圣经》这门课，神甫总是给保尔打满分。无论新约、旧约或是所有的祈祷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

词，他都背得滚瓜烂熟。上帝哪一天创造了什么，他记得清清楚楚。保尔决定问问瓦西里神甫。等到上《圣经》课的时候，神甫刚坐下来，保尔就举起手，得到允许后，他站起来说："神甫，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，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，并不像《圣经》里说的是五千……"

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瓦西里神甫的尖叫声打断了："混账东西，你胡说什么！我问你，《圣经》课你是怎么学的？"

保尔没来得及分辩，神甫就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，揪住保尔的两只耳朵，把他的头使劲往墙上撞。一分钟之后，被撞得鼻青脸肿的保尔，被神甫恶狠狠地推到了走廊上。

满面伤痕的保尔回到家后，又挨了母亲一顿责骂。

第二天，母亲赶去恳求瓦西里神甫，让她儿子回班上学习。从那时起，保尔恨透了瓦西里神甫。他不容许任何人

对他肆意地侮辱，更忘不了神甫那顿无端的毒打。他把仇恨深深地埋在心底，不露声色。

以后，保尔不断受到瓦西里神甫的侮辱：往往为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，神甫就把他赶出教室，而且一连几个星期天天罚他站墙角，也不管他的功课。在神甫家补考时，保尔将一把烟末撒在过复活节做糕点用的发面里了。

虽然当时谁也没有看到，可神甫却猜出了是谁干的。

下课后，孩子们围住了愁眉苦脸地坐在校门口的台阶上、一言不发的保尔。谢廖沙觉得很内疚(jiù)，因为这是他的主意，但又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帮助好朋友。

这时，传来校长那低沉的声音，吓得保尔一哆嗦(duō suō)。

“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！”他喊道。

保尔朝教员室走去，心怦怦地直跳。他知道他完了，再也回不了学校了。

第二天，母亲带着保尔去铁路车站食堂找工作。

车站食堂的老板已上了年纪，面色苍白，两眼无神。他瞥(piē)了一眼身材瘦小的保尔，问道：

“几岁了？”

“十二岁。”母亲回答说。

“让他留下吧。工钱每月八个卢布，当班的时候管饭。顶班干一天一宿，在家歇一天一宿，可不准偷东西。”

“我担保他什么也不偷。”母亲惶恐地说。

“那今天就上工吧。”老板对旁边一个女招待说：“济娜，把这个小伙计领到洗刷间去，叫弗罗霞给他派活，顶替格里什卡。”

这时，母亲小声嘱咐保尔：“保夫鲁沙(保尔的爱称)，你可要好好干哪，别

给我丢脸！”她用忧郁(yù)的目光把儿子送走以后，才朝大门口走去。

女招待济娜把保尔领到一个正在洗家什的女工跟前,说“:弗罗霞,这个新来的小伙计是派给你的，顶格里什卡。你给他讲讲都要干些什么活儿吧。”

济娜转身对保尔说：“她是这儿的领班,她叫你干什么,你就干什么。”

弗罗霞打量了他一番，然后用非常悦耳的声音说：“小朋友，你的活儿不难，就是一清早把这口锅水烧开，一天别断了开水。柴要你自己劈，这两个大茶炉的水也要烧开。活儿紧的时候，你也得擦擦刀叉,倒倒脏水。”

保尔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劳作生涯。

第一天上工，他就很卖力地干活儿了。他知道，这里不比在家里，要是不听话，准得吃耳刮子。保尔先向炉膛鼓起了风，火快熄灭的大肚子茶炉下立即冒出了火花；然后，他又提起脏水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

桶，飞快地把脏水倒进屋外的沟里；他再给烧水锅的炉内添上劈柴，然后把湿毛巾搭在茶炉上烘干。他把叫他干的活儿都干了。

夜深了，保尔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,走到厨房,去帮助擦刀叉。有个上了年纪的女工望着他说："瞧,这孩子干起活儿来不要命。一定是家里实在没办法,才被打发来的。"

"是啊,挺好个小伙子,"弗罗霞说,"干起活儿来不用催。"

保尔忙了一个通宵，累得筋疲力尽。早晨七点钟，一个胖圆脸、小眼睛、流里流气的男孩子来接班，保尔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了他。

男孩子一看，保尔把什么都弄妥了，便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，用轻蔑的眼光看了看保尔，然后以不容争辩的腔调说："喂,你这个饭桶,明天早上准六点来接班。"

保尔问："不是七点换班吗？"

"你得六点来。要是再噜苏的话，我立马叫你脑瓜上长个大疙瘩。你这小子也不寻思寻思，才来就摆臭架子。"

一群交了班的女工都凑了过来。那个男孩子的无赖腔调和挑衅（xìn）态度激怒了保尔。他朝男孩子逼近一步，本来想狠狠地揍他一顿，但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给开除，于是忍住了。他铁青着脸说："你老实点，别吓唬人。明天我就七点来，要说打架，我可不在乎你，你想试试，那就请吧！"

那家伙吓得后退了一步，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保尔。他没想到会碰了这么大的钉子，有点儿不知所措。

下了班，保尔向家走去。他觉得自己用劳动挣得了休息，以后谁也不能再说他吃闲饭了。

早晨的太阳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懒洋洋地升起来。保尔就要到家

了。他家的小房子就在当地律师列辛斯基庄园的后面。

到家时，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。一看见儿子回来，她就急忙问："怎么样？"

"挺好。"保尔回答。

这时，保尔从敞开的窗户里看到了阿尔焦姆哥哥宽大的后背。

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边，背朝着走进房门的保尔。他扭过头来，看着弟弟，黑浓的眉毛下面是两道严厉的目光。

"啊，撒烟末的英雄回来了！你可真行！"

保尔预感到情况不妙，他有点怕阿尔焦姆。

喝茶的时候，阿尔焦姆倒是心平气和地听保尔说完学校里发生的事情的经过。

阿尔焦姆对保尔说："好吧，弟弟。过

去的事算了，往后要小心，干活别耍花招,该干的都干好 你要是给撵(niǎn)出来，我就要你的好看。妈已经够操心的了,你别再惹事了。以后我想办法让你到机车库去当学徒,老是给人倒脏水,有什么出息 还得学一门手艺。这样妈就可以不用伺(cì）候人了，不用见到什么样的混蛋都弯腰了。保尔,你得争气,要好好做人。”

离开家前,他对保尔说“:我给你带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,妈会拿给你的。”

车站食堂昼夜不停地营业着。有六条铁路通到这个枢纽（shū niǔ）站。这个车站上有几百列军车从各地开来，再开到各地去。从前线运来的是缺胳膊断腿的伤兵，送到前线去的是大批穿灰色大衣的新兵。

保尔在食堂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，工钱也从八个卢布长到十个卢布。

他长高了,身体也结实了。两年里,他经受了许多苦难。在厨房打下手时,那个有权势的厨子头儿不喜欢这个犟(jiàng)孩子，常常给他几个耳光。但他又怕保尔会突然捅他一刀，干脆把他撵回了洗刷间。要不是保尔干起活儿来有使不完的劲儿，那他早就被他们赶走了。保尔干的活儿比谁都多，而且从来也不知道疲劳。

当闲下来的时候，堂倌们就聚在储藏室里赌钱。保尔知道，他们每个人当一天一宿班，就能捞到三四十个卢布的外快，一次小费就是一个卢布、半个卢布的。他们有了钱就大喝、大赌。

这帮该死的混蛋！保尔心里想。像阿尔焦姆这样的头等钳(qián)工,一个月才挣四十八个卢布，我才挣十个卢布；可是他们一天一宿就捞这么多钱，凭什么？不就是把菜端上去，把空盘子撤下来吗。有了钱就喝尽赌光。

保尔非常憎恶他们，把他们与那些老板看成一路货，都是他的冤（yuān）家对头。这帮下流坯（pī），别看他们在这儿低三下四地伺候人，可老婆孩子在城里却像有钱人一样摆阔气。

保尔还知道，这里的任何一个洗家什女工和女招待，要是不肯以几个卢布的代价，把自己的肉体出卖给食堂里每个有权有势的人，就得滚蛋。

保尔追求一切新事物，希望他的生活有一个新天地，可是他生活在霉烂的臭味和泥沼（zhǎo）的潮气之中。保尔期待着有朝一日能离开这个地方，哥哥工作的机车库那座大石头房子吸引着他。他经常到阿尔焦姆那里去，帮他干点活儿。

当一直对保尔很关爱的弗罗霞离开食堂以后，保尔就越来越烦闷了。

当那个爱笑的、快乐的姑娘不在这里时，保尔这才深深地感到他们之间的

友谊是多么的深厚。没有弗罗霞，他感到空虚和孤独。

一天夜里，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炉子不时地发出的哔剥声和水龙头均匀的滴水声。

这时，厨房里已经没有别人了。每到这个时候，小伙伴克利姆卡总来跟保尔一起消磨时间。克利姆卡一来，就看见保尔的眼神里有一种无言的悲哀。他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忧郁的神情。

克利姆卡沉默了一会儿,问道“: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没什么,”他闷声闷气地回答“:我在这儿待着很不痛快。”他把放在膝上的两只手攥(zuàn)成了拳头。

“你今天怎么了?”克利姆卡接着问。

“你看,这儿是个什么地方!咱们像骆驼一样干活，可得到的报答呢，是谁高兴谁就赏你几个嘴巴子，连一个护着你的人都没有。老板雇(gù)咱们,是要

咱们给他干活儿，可是随便哪一个都有权揍你，你就是拼命干，也总有伺候不到的时候，那又是一顿耳刮子……”

克利姆卡赶紧打断他的话头：“别嚷嚷,让人听见了。”

“怕什么，反正我是要离开这儿的。这儿是什么地方……是地狱，这帮家伙除了骗子还是骗子。他们有的是钱，咱们在他们眼里不过是畜（chù）生。对姑娘们，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要是哪个长得漂亮又不肯服服帖帖，马上就会被赶出去。她们都是些难民，为了不挨饿,只好任人摆布。”

“今天咱们还读不读书啦？”克利姆卡问保尔。

“卖书的被宪兵抓走了。”保尔回答。

“为什么抓他？”

“听说是因为搞政治。”

“政治是什么呀？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